

## 法轮功学员参加西雅图海洋节大游行

【明慧网】美国西海岸最大的节庆活动之一——夏季海洋节“炬光”大游行，2013年7月27日晚在西雅图市中心隆重登场。今年的第64届海洋节大游行有106个团体参加。法轮功队伍由气势宏大的“大法船”花车、舞狮、鼓队，以及功法演示组成，深受观众欢迎。这是法轮功团队第9年应邀参加该游行。

当法轮功学员的“大法船”花车驶过时，观众热情高涨，他们对着法轮功队伍欢呼、鼓掌、学“法船”上学员的炼功动作。

当晚大约有30万现场观众和70万电视观众观看了游行。◇



## 北京街头的“退党声明”

【明慧网】每年的7月1日，中共都在宣扬、庆祝其所谓“建党日”，然而今年的这一天，在北京立水桥旁一处拆迁遗址的残垣断壁上，赫然出现了一张退党声明，全文如下：“王江声明 即日起本人自愿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2013.7.1”。

这篇声明非常显眼地贴在北京立水桥下一处红绿灯路口处，路过的车辆看得清清楚楚。立水桥位于北京朝阳区和昌平区的交界处，车流十分密集，以往这样的声明一出现，就会立即被拿掉。而二十多天来，这篇声明却似乎被清洁工人“忽略”了。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开始觉醒，知道了中共邪党独裁、腐败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从这篇退党声明就可以看出中共邪党已经失去民心。◇

## 一个肾移植者证实： 所摘器官是法轮功学员的

【明慧网】在北京周边某市有一个肾移植者，与一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是好朋友。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的罪行曝光后，这位法轮功学员问他：“你知不知道所摘器官是谁的？”他说：“知道，是法轮功学员的，是一个23岁小伙子的。”这位法轮功学员听后非常震惊，于是又详细地问了一些情况。

那是在2004年，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得了肾衰竭，在当地医院做透析。一天，他遇到一个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朋友刘某某。这个朋友当时就介绍他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做肾移植手术。

这个人去了北医三院。他说：这个医院的大屏幕上展现的是该医院成功移植器官多少多少例，肝多少例，肾多少例，心脏多少例（这些具体数字该人记不清了，中共活摘器官的事被揭露出来后，该院大屏幕上这些内容就被删除了）。当时在医院住院准备做移植手术的有几十人，都是等着做不同的器官移植的。他住院大约一星期左右，就和另一个换肾的人同时被医院拉到了山东日照某医院换肾。当时医院告诉说肾源是“死刑犯”的。但是后来都知道是法轮功学员的。

据这个人说：当时这个医院有几十人同时做不同的器官移植手术。做完后没几天，患者身体还没恢复好，就被撵出院了。因为医院又来了一批准备做移植手术的患者。这个医院当时就是这样一批接一批地做。◇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曼多哲

## 奥地利的曼多哲：坚信法轮大法是正道

的屋里发现了《转法轮》，这本书是他妈妈两年前在德国汉堡遇到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出于兴趣带回来的，搁置一旁直到被儿子发现。

翻开《转法轮》一读，曼多哲就笑了，因为他马上意识到他找到了自己要寻找的大道。他上网找到法轮大法网站，找到他所在城市炼功点联系人的电话，打电话过去说要学功。就这样曼多哲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问及法轮功现在对他意味着什么，曼多哲果断地回

答说：“法轮功是我的生命。法轮功让我知道我是谁、怎么做真正的自己。”

曼多哲说自己五年前刚开始修炼几周后就开始参与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活动了。问及他最开始知道法轮功被中共流氓政权迫害时的感受，他说：

“我在网上看到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几幅画，我感到很震撼，画面上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让我即刻想到耶稣基督和其他被迫害的圣人，让我想到恶者出于无知在迫害神明。我心里感到非常悲伤，同时又感到些许欣喜，因为我看到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屈服、没有害怕，仍然坚持做他们自己、坚持走自己的路不动摇，这给我很大的激励和力量，鼓励我象他们那样保持勇气。我坚信自己找到的法轮大法是正信、是正道。”◇



油画《正义之场》，董锡强。十多年来，无论酷暑炎炎，还是风雪交加，一群老妈妈坚持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炼功，向世人展示法轮功学员的理性、祥和和善良，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希望尽早结束这场严酷迫害。

【明慧网】笑起来阳光灿烂的奥地利青年曼多哲（Mendoza）26岁，父亲是奥地利人，母亲是墨西哥裔奥地利人，他会说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多种语言，修炼法轮功已经5年了。

接触法轮功之前曼多哲曾练了1年太极，他本想寻找一门能够内修的功法，但发现太极只是教人动作，失望中他的太极练习停下了。5年前的5月13日，一个偶然的机，他在妈妈

## 修法轮大法 我摆脱了“不死的癌症”

【明慧网】19年前，在一次事故中我的大腿骨折，动静脉断裂，在医院手术做了将近7个小时，输血3200毫升，临出院前检查时发现是无菌型缺血性股骨头坏死（原因是没得到及时治疗）。听到这一诊断我如雷轰顶，我知道这种病的严重后果，那是不死的癌症。

我才40多岁，孩子又小，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我痛苦万分，吃不好睡不好，由于着急上火又得了泌尿系统感染，尿血，急性肾盂肾炎。受病痛的折磨身体和脸部臃肿，头发花白，40多岁的人却象60多岁。一家之主啥也不能干了，家里外面的担子都压在妻子一个人身上，活着有愧呀！我不甘心，我去医院买药，打听偏方，朋友介绍学练气功（以前根本不相信），找气功师调病，每次都是

怀着希望而去，却失望而归。好顿折腾也没什么效果，最后也就泄气了。

97年7月朋友来我家串门，劝我修炼法轮大法，劝了3次，我才表示愿意炼，他把《转法轮》送给了我。

刚走入修炼，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凡是有病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反应重，有的反应轻。我也没有治病的心，只知道看书炼功。很快我扔掉了双拐，身体轻飘飘的，我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

我家开了一个小店，负责给顾客代充液化气，要去顾客家取罐，灌完气再给送去。充满气的罐重63斤扛到六楼，年轻人都受不了，而我一个50多岁的人不冒汗，稍微有点喘，人们都称赞我的身体好，这都得益于修炼大法。第一次送罐时，老伴担心地问：“你的股骨能行吗？”我说：

“没事，修大法早好了。”以后她再也不问了。一次我外出办事，遇到我们单位一个同事老远地喊我，到了跟前他说：“我看了老半天才认出来是你，咋整得年轻了？你的腿好了？不拄拐了？”我说：“全好了。”他问：“在哪治的？”我说：“是修炼法轮功好的。”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我告诉他是真的。他说：“这么神？”我说：“修大法就是神奇，得真修，按大法要求去做就会有神奇出现。”我告诉他给顾客灌气连取再送对于我来说神不神？他说：“真神了。”他接着说：“你刚出院那几年简直不成模样，没想这几年变化这么大，法轮功真了不得。”我给他讲了我修炼大法的事和共产（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他说：“别听（中共）那些，好好炼吧。”◇

# “高飞”这个 610 恶魔被中共抛弃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2013年5月,河北“高飞”这个为中共邪党卖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渣,被中共彻底抛弃,“下岗”成为无业游民。高飞早已经恶报在身,浑身都是病,说不出的怪病在缠绕着他。

高飞是邯郸 610 头子曹志霞派往邯郸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总头目,他所犯的罪恶用罄竹难书来形容也不为过,河北很多法轮功学员都遭受过他的迫害。当下,网友对“临时工”这词并不陌生,大家都知道中共在干伤天害理的坏事收不了场的时候它就会找个替罪羊,说是“临时工”干的。高飞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很多人认为他的身份是警察,也有人说是邯郸大学的职工司机,其实他就是中共专干坏事的替罪羊——临时工。

现在,邯郸劳教所不要他了,邯郸 610 也不要他了,邯郸大学更不要他,高飞只好灰溜溜地回家自谋生路,他迫害法轮功学员时所犯下那些滔天罪恶是谁都不可能为他承担。

## 一、比恶魔还凶残

高飞善于伪装,一旦被人识破他便马上显露出魔鬼的真实面目,公然骂大法、骂大法师父。为制造恐怖的气氛,高飞经常鬼眼圆睁、歇斯底里的大声喊叫,甚至连续四、五天不睡觉的搞洗脑,手段凶残、歹毒。

二零零零年寒冬,高飞伙同其他恶警把法轮功学员杨宝春的衣服脱光,强行拉到雪地里罚站,致使其脚被冻伤,其后恶警又将杨宝春拉回屋里,把他的脚按在热水里,使其腿上伤情恶化,导致杨宝春被迫截去右下肢。截肢后的杨宝春异常痛苦,可手术后不到一个星期,杨宝春就被恶警送进精神病院迫害。

二零零三年新年前夕,被绑架到邯郸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李海山绝食抗议对他的折磨,被捆绑在铁床上不能动,并随时都会遭恶警高飞的毒打。有一天高飞喝了酒,下午两点叫全班犯人排队毒打李海山,每个犯人左右开弓一边打四耳光;接着高飞又叫两个打手揪住李海山的头发,一会打耳光,一会逼他说话。高飞又逼迫写保证,李海山不写。高飞就用两根

高压电棍同时电击李海山的头、脖子和身体敏感部位,一直折磨到晚上十一点多李海山奄奄一息。

二零零四年阴历四月二十左右,河北省武安市种植蘑菇的能手赵申兴,被张利华等人私自闯入家中绑架迫害,后被劫持到邯郸市劳教所。恶魔高飞、恶警邢延生继续残害赵申兴。他们将赵的两只胳膊拉成一字形,把两只手分别铐在两张上下铺的床架上。然后一群帮凶用电棍电、用橡胶棒打,打了很久,之后又对赵申兴肆意折磨。其中有一个帮凶郭飞(磁县)都把木棍打断了。长时间的迫害,最终导致赵申兴精神失常。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法轮功学员程卫东(约三十六岁左右)被非法抓进来后,中共暴徒高飞、王志明强迫看诬蔑大法的电教片,程卫东拒绝看,话未说完,被高飞、王志明气汹汹地拖到隔壁,说他思想有问题,用了四根电棒电程卫东,直到电棒没电了还不罢休,又用两根皮条鞭狠命抽打他,直到他们筋疲力尽才住手。最后程卫东咬牙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一步一步走回到睡觉的地方,其状惨不忍睹。

二零零五年十月,邯郸法轮功学员王志武被高飞用铐子铐住,用电棒电击六个小时。二零零六年一月二日左右,恶魔高飞和教育处申某某将唐山法轮功学员李真弄到队宿舍楼,用四根电棍和橡胶棒毒打三个多小时,逼迫五天内写“四书”。

二零零六年九月六日,法轮功学员郭社朝因常说“法轮大法好”,当日被高飞、高金利等十余名恶警用电棍、橡胶棒暴打,几乎致残。至今行动不便。恶警怕事情暴露,一直对郭社朝进行严管。派人二十四小时监视,不许跟其他学员说话。

二零零七年五月三日,在高飞和特教队教导员王志明、副大队长贾英斌指使下,劳教犯人张新、刘春、王利飞、高士峰动手,将法轮功学员王国恩按住,高飞和王志平、贾英斌开始打、压、跪、电,迫害二个多小时。

七月十八日恶人高飞和贾英斌在小屋内轮番打王国恩耳光长达半个多小时。七月二十四日又被拉到楼下被

恶人高飞、王志明、贾英斌和包夹张新、刘春打、压、跪、电等迫害二个多小时。

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高飞用橡胶棒殴打保定法轮功学员佟为民,佟为民的后背被打得血迹斑斑,疼肿好长时间才下去。

## 二、恶魔的软刀子杀人

高飞这个地痞,生性残暴但善于溜须拍马,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工于心计,所以才得到邯郸 610 头子曹志霞的赏识,正好被中共邪党相中,去哪里找这样操控起来得心应手的残暴、邪恶之人呢?高飞非常善于伪装自己,伪装自己是个好人,伪装自己“精通佛法”和法轮功学员“探讨”“交流”。二零零三年,河北省六一零把高飞弄到河北省洗脑中心卖命,高飞这个“临时工”使出了浑身解数,各种手段都用上。有一次,他先指使别人打女学员,自己回避,然后他再出面,表现出假惺惺的伪善,企图以此达到其洗脑的目的。

## 三、多心不义必自毙

高飞是个临时工,谁给他那么大的胆子如此作恶?当然是中共邪党。高飞因为积极迫害法轮功,被中共邪党冠于一系列“荣誉”,迷惑世人。二零零四年七月五日,《河北日报》一篇颠倒黑白的报导称,高飞两年多来“转化”了二百三十四名法轮功修炼者,因此“记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并获得省劳动模范,省‘五一’劳动奖章,省教育转化能手等多项荣誉称号”。高飞迫害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经验”被中共邪党给予冠冕堂皇的荣誉画皮,再经过河北省电视台和邯郸电台的邪党喉舌媒体向全省、市播放,毒害世人。

作为临时工的高飞,卖命地迫害法轮功,无非是想得到主子的欢心,最后转为正式警察。所以他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他下手凶残,比恶魔还疯狂。

十四年过去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运动早已难以为继。现在中共灭亡在即,自身都难保,怎么会管它聘用的“临时工”呢?纵观中共的历史,当其在各种邪恶的运动中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抛出一批人,或者杀一批人当替罪羊,以解民愤。如王立军、薄熙来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现在高飞被抛弃的结局也是可以预见的。有一点可以肯定,更可怕的恶报在等着他呢!(有删节)◇

# 新华社记者的造假“任务”

河北省任丘市的法轮功学员袁玉阁，曾揭露过中央电视台三台及任丘市电视台对有关她个人的报导失真的事情。中央电视三台于1999年8月10日左右报导了如下内容：袁玉阁，河北省任丘市人，因炼法轮功走火入魔，精神失常，抱着孩子一起跳进了白马河。

袁玉阁自己澄清说，“1998年某日，我骑自行车接在东关上学的10岁的儿子回家，路过通向白马河的小沟上的一个小土桥，桥上没有栏杆，当时放学的孩子很多，自行车又没闸，因躲孩子掉在桥下的土坡上。当时骑的自行车是借的本村老黑大伯的，有许多人在场，有史胡村诊所医生，这个诊所就在小桥北几米。”但是，记者为了编造打压法轮功的素材，把采访袁玉阁本人时的原话全部改动，编造弥天大谎说：“袁玉阁学炼法轮功走火入魔，抱着孩子跳进白马河。”袁玉阁事后问来访问记者，电台报导失



象中共历次整人运动一样，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以舆论抹黑开路。1999年大陆媒体充斥着“自杀”、“杀人”等诬蔑法轮功的“新闻”，号称“1400例”。

真，你得有职业道德，该记者回答说，“上级有任务，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

记者的良心哪里去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哪里去了？造假文化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癌症和毒瘤。人们在纳闷，为什么中国的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为什么有人敢往婴儿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为什么新华社记者会“堂堂正正”造大假……是啊，太多的为什么，中共到底要把这个民族引向何方呢？

道德是抽象的，然而，却是最实在的，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上。假新闻和有毒食品都只是表象，更深层原因是中国社会的道德被中共毒害了。

抛弃中共，重拾传统道德，对中华民族来说，从来没有这么紧迫过。（文/何远村）◇

郑板桥早年家贫，一年除夕，他去屠户那里赊了一个猪头回来，正想下锅，屠户贪利，又欺他穷，就赶过来把猪头要了回去，高价卖给了别人。为此，郑板桥一直记恨在心。

后来，郑板桥到山东范县做官，特别规定屠户不准卖猪头，以示对屠户的惩罚。夫人闻之，感到丈夫处事不当，就想了一个办法规劝丈夫收回规定。

一天，夫人捉到一只老鼠，就用绳子绑住，吊在房间里。夜里老鼠不住地挣扎，郑板桥一宿都没有睡好觉，便埋怨夫人。夫人说，她小时候好不容易做了件新衣裳，被老鼠咬坏了，这也是对老鼠的惩罚。郑板桥听后，笑道：“兴化的老鼠咬坏你的衣

## 郑板桥知错就改



裳，又不是山东的，你恨它是何道理？”夫人说：“你不是也恨范县杀猪的吗？”郑板桥恍然大悟，表示要知错就改，收回规定，并且吟诗一首：

## 闲话“自动退团”

面临全球退党（团、队）大潮，有人提出，我不交党、团费，早就自动退党、退团、退队了，还用退吗？

你看，“自动退”，那个“自动”就说明不是您“主动”退的。而且，这个“自动”还是中共自己规定的。说个笑话，如果哪天中共宣布“自动”退团的全部恢复团籍，您不又是团员了吗？所以，只有“主动”退出，才是您从心里真正退出了。

您知道吗？您加入党团队时，在血（红）旗面前，发了把生命献给中共邪党的毒誓，就是把生命交给它了，就被打上“兽记”，就是邪党的一分子，您不声明退出，就抹不掉“兽记”，邪党解体时您就会受到牵连。所谓的自动退队、退团那是人世间的中共组织形式认可的，不是神认可的。所以凡是入过党团队等组织的人都要主动声明退出来，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住性命！

“贤内忠言实难求，板桥做事理不周。屠夫势利虽可恶，为官不应记私仇。”

古代的人读圣贤书，追求做正人君子、圣贤者，向道德高人看齐，遇到矛盾、问题会自觉地向内找，“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知错就改，谁也不会说这人不好，反而会认为有度量，道德高尚。今天的中国人不是这样，被迫接受的是中共党文化教育，读的是被用谎言与暴力编写的教科书，遇到矛盾、问题只会找别人的不是，用争斗的办法解决问题，对的永远是自己，错的永远是别人，无理也要犟三分。和中国古代承传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相比较，正与邪，是与非，一目了然。◇